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梨園外史

### 第十回 王小玉拼命成功 孫大個報喪被打

且說李按察還攻安慶。那時此處的居民，受不得兩面的你梳我篦，都逃得無影無蹤。兵丁們無可騷擾，倒真正是秋毫無犯。李按察畢竟是個大將之才，這番卻不使貪使詐了，把陳成武擱起不用，派副將崔森和新升都司孫甲打衝鋒，大軍隨後。此時王小玉和孫大個，都撥在孫甲的部下。小玉方認得前次同孫大個搗亂的兩個人，一個叫吳定洲，一個叫鮑宗軾，都是孫甲的把兄弟。他兩人卻早將小玉和孫大個認準了。兩個都敬愛小玉武藝，頗有惺惺惜惺惺的意思。大家齊心努力，趕回安慶。

孫甲當先提著槍道：「我宣城孫甲的威名，真也弱不下常山趙雲，這一番定要先殺幾個長毛，方合我意。」豈知到了地頭，那些大小王爺，原吃多都統殺敗，又知無了救兵，都躲入城中去了。眾人乘著銳氣，前來攻城，城中也發出兵來對敵。城中派出領隊之人，便是那個李八。殺至天晚，兩邊互有損傷。李八卻把這邊的兵丁，生擒了幾十名去。孫甲這邊收兵下寨。

不多時，李按察大兵到了。差探子出去打探，回來報說：「李八隻在濠邊紮營，並未入城。」李按察笑道：「這些賊好生沒見識，放這支孤軍在城外，只消今夜用輕兵去劫他的寨子，管保成功。」便派孫甲帶本部的兵，晚間行事。是夜二更，孫甲領著這一班健兒，撲到李八的營前。方要殺人，忽聽裡面有人拉著胡琴唱戲，彷彿是個花臉的聲音，覺得十分難聽。王小玉更不住的皺眉。孫甲笑道：「這些賊好不知道死活，這性命相關的時節，還要唱戲！」小玉將身一縱，跳在寨子的土牆上，往內張時，只見裡面燈火輝煌。李八坐在那裡唱，旁邊有一人在那裡拉胡琴，兩旁列著許多碎催；早間被擒的幾十個官兵，都反剪了手，跪在當地，不知說了幾句什麼，李八大怒，要斬他們。正在危急，小玉喝了一聲，跳下土牆，直撲過去。孫甲等也一擁而進。李八恰待要跑，被鮑宗軾手起一刀，揮為兩段。孫大個把那個拉胡琴的拖住，舉刀待砍。那人奮力一掙，孫大個將手一鬆，吃他跑了。營內的餘黨，死降各半，登時罄盡。被擒的官兵，都救了回來。

孫甲等報功已畢，回至本營，把那幾十個官兵喚至面前，問他們被捉去的情形。眾官兵道：「我等被李八擒去，以為必死。誰知李八非但不殺，還叫心腹的人拉起胡琴唱給我們聽。」孫甲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眾兵道：「他唱畢之後，說道：『李某幼年喪父，老母管的不嚴，說到唸書，便要頭痛。我哥哥李綿芳也約束我不得。我把吃喝嫖賭四件事，講求的十分精緻。不知怎麼糊塗塗塗，就學會了唱戲。你要問我師父先生，卻是沒有。不過我天生的聰明，自己就會了。論我的模樣兒？真生的怪俊的。少年時有個綽號，叫作妓女，就把我派個小旦，也是行的。不知怎的，便派作花臉。先前走票的時節，每逢上台，總有人叫好。後來入了梨園，運氣衰了，便不行了。只是我為人性情最熱，交朋友不含糊，才能認識許多的豪傑，當了這員天將。你們也是各為其主，我不願殺你們。但軍營中的俘虜，沒有輕放之理。我同你們商量一個辦法，你們是願生願死？』我們答道：『螻蟻尚且貪生，為人哪不惜命？只求王爺開恩！』他說：『我方才唱了幾句，自己聽著甚是得意。我再唱幾句，你們大聲叫好，我便釋放你們！』我等聽說他又唱，登時忠義之氣湧將上來，個個都罵賊求死。卻得大兵到來救了性命。」孫甲道：「你們好容易有了生機，怎麼忽然又願死呢？」眾人道：「我的老爺！難道不曾聽過李八唱過，簡直比殺還難受，所以我等都願意死。既落個好名，又免了聽乏戲。」孫甲哈哈大笑，喝退眾兵。

鮑宗軾道：「這些兵丁的話，也有些難信。豈有一個賊頭，對擒去的人，自己說會唱戲的道理？」小玉道：「這倒不然。大凡能唱兩句的人，都有這個毛病。不拘遇見誰，他總要露出自家會唱來。越是票友出身，越炫耀得厲害。至於那唱不好的，他更喜歡胡吹。這些兵丁的話，倒有些象。」吳定洲拿著一袋葉子煙，在那裡抽，聽了小玉的話，把煙袋放下道：「這話不差，這李八當初同我學過木匠的手藝。後來我不做木匠了，他便唱了戲。他們戲班裡的人，我認識得很多，都說李八能耐有限，習氣甚大。他的戲派在後半路，聽戲的總是一走。他不說自己不行，偏說前半路的戲太乏，把客人聽得坐不住，連他都帶累得沒有人聽。因為這個毛病，戲班的前輩很有他的閒話。」孫甲道：「這唱戲不過是玩藝兒，便值得這樣自誇？要象你和鮑三弟兩人，當日生擒頂天侯那樣的奇功，通被人冒去，又哪裡叫屈呢？」吳定洲道：「我只講做的痛快，什麼功不功，倒不吃緊。」鮑宗軾道：「已過的事，不用提了。若說我們抱屈，那軍中的屈事多著呢！長毛將占安慶的時候，那團練隊中的花臉張，一口刀，一騎馬，也不知殺了多多少少的賊。越是危險的戰場，越是他打頭。那些團練頭兒的鄉紳老爺們，何曾拿一點良心來待他？畢竟把他坑陷死了。這個城子才被賊占去，日前我的朋友齊玉■(xi)對我談起此事，還十分歎息。把他比一比，我兩個也就沒甚屈了。」孫甲道：「花臉張我也認識，果是好武藝。他和李八一樣，都是唱戲的，卻是性情個別。」鮑宗軾道：「李八這個人，非但唱戲有些笑話，他的笑話還多得很。他生平不愛唸書識字，自從娶了一個土娼，忽然拿錢買起書來。你道為何？原來這個土娼，頗認得幾個字兒，叫他買些《肉蒲團》、《草燈和尚》一路的小說，每日講給他聽，講到高興的時節，便上床去混鬧，不分晝間夜裡都是如此。弄得四鄰都出了閒話，你道好笑不好笑？」王小玉道：「這李八我雖不認識，但他那副嘴臉，我卻是見過的。怎麼這個土娼，竟肯嫁他？只怕是個瞎子吧？」吳定洲道：「你是神算不亞於諸葛孔明。他娶的這個私娼，雖不是雙眼瞎，實在是個獨眼龍，一支虎，同夏侯純(惇)的品貌差不多。」鮑宗軾道：「李八雖不唸書，卻肯說他同書沒有緣分，還算是個真人兒。比起那肚子裡一竅不通，偏要談今論古，同人抬死槓的主兒強得多了。」大家議論了一會，少時小玉和孫大個退出。

孫甲向吳、鮑商量道：「王千總樣樣都好，莫若把他也加入你我一起，作起兄弟。那孫大個雖沒什麼好處，只是他同王千總十分交厚，也不便撇開了他。」吳定洲道：「若得王千總做我們弟兄，我是極情願的。只那孫大個，我卻不喜。我看他雖不見得十分壞，但他處處仗著王千總才能立功。他還永遠不認帳，只覺得武藝不在王千總之下。排兵佈陣，他也自以為在行，這種人也就可惡。」鮑宗軾道：「不然，自古道愛屋及烏，是說愛這屋子，連屋上老鴉都要護惜。何況孫大個是小玉的朋友，還是算上他好。」孫甲道：「到底三弟是唸書人出身，無怪你中過秀才！說出來的話，實在有理。不過我們同姓王的，要做個患難弟兄，生死都在一處。同這個孫大個，只泛泛的就是了。」計議已定，次日，孫甲向王小玉說知此意，小玉無不允從。

五個人在營中，供起關帝神像，一同結拜。孫甲最長，其次是吳定洲、鮑宗軾、孫大個，唯有小玉年輕，作了老麼。從此他把孫大個改口，喚作四哥。五個正吃福酒呢，忽聽得大營裡一片哭聲，五人都大吃一驚。正要去探聽，早有人來送信，卻是咸豐爺在熱河殯天，大營裡接著哀詔了。五個人少不得各哭一場。

城中得知，作起賀來。賀猶未了，城外即來攻打。城中有時堅守，有時迎戰。

李營每次總是孫甲弟兄五個打頭陣。小玉殺賊最多。他自去冬投營，直至本年秋間，大小戰功立了無數，升至守備。上官十分器重，同人也都敬服，沒有一個道他不是。他又天生的好性兒，對於大眾和藹之極，混了個很好的人緣。這一次又去出戰，戰到天晚歸寨。不想吳定洲、鮑宗軾都陣亡了。軍中拾得吳定洲那條煙袋回來。孫甲接在手中，拉著小玉，齊聲痛哭。只哭得死而復甦。孫大個同兵丁們也無不下淚。孫甲恨道：「這些賊害我手足，我誓不和他同生！」睜著眼坐到天亮，點兵殺出。那邊也有勇將前來迎敵。孫甲大喝一聲，便挺槍要向前衝突。孫大個托住槍桿道：「大哥報仇的心不可太急，須得慎重一點！」孫甲並不答言，只一腳把孫大個踢開，掄著槍徑奔對陣，把那邊的勇將都趕得沒處躲。小玉也揮刀助戰。只見孫甲槍鋒到處，一連擱倒了十來個著名悍酋。不想用力太猛，槍頭擱在一個大胖子的肚臍上，透了進去。那胖子肚裡油厚血濃，將槍頭黏住，急忙裡拔不出來。旁邊閃過一人，使刀望孫甲便剝；孫甲縮頸不及，吃他剝個正著。可憐一員勇將身首異處了。小玉痛怒交集，趕上前順手一揮，把那個人也照樣剝了，搶了孫甲屍首回營，忙備棺木盛殮。

這場痛哭，真似《三國》上劉備哭關張的一般。眾將都來祭奠。李按察也親來行禮。又把吳定洲的煙袋供在一邊，大家也磕了頭。李按察道：「吳、孫、鮑都是我軍有名勇將。吳弁這支煙袋是渾鐵鑄成，不知打死了多少賊！如今都不在了。我看我營眾將，

足以繼他三人的，只怕要算王守備了。」遂下個諭詔：凡孫甲舊部統歸王某管帶。那些兵丁聽知這個消息，無一人不歡喜。

過了數日，小玉來見李按察道：「此賊已成虎口之羊，請大帥速傳號令，標下今晚前去爬城，安慶垂手可得。」李按察道：「這個辦法行倒行得，只是未免冒險。」小玉道：「大帥差矣。大丈夫生而何歡，死而何懼！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！俺既以身許國，理當報效國家。就請大帥傳令！」李按察正色道：「壯哉壯哉！汝既有班定遠之志，必能成班定遠之功。我依你就是！」小玉領命退出。

侯道台站在那裡只是笑。李按察看見，問道：「你笑，甚的？」侯道台說：「我笑王弁同大帥，一個說的是戲，一個說的是書，彼此竟會弄到一塊兒。」李按察也笑道：「原來他說的都是戲中語，這就莫怪他把『唾手』念作『垂手』了。」

這晚用過戰飯，小玉來辭李按察道：「末將今晚管取賊的城池。若是不得成功，情願戰死沙場，以報知遇之恩也。」說畢點起本部人馬，出了大寨。李按察見他聲容慷慨，十分敬重道：「壯士壯士，荊卿易水何以加茲！」侯道台在旁聽了二人言語，不禁又笑起來。李按察明白過來，也笑道：「習氣未除，吾與王弁共之矣！」遂點齊大隊隨後接應。

小玉來至安慶城下，聽了聽，刁鬥無聲；看了看，旌旗不整，料得大功可成。一聲號令，兵丁們豎起雲梯，抖開軟索，小玉當先，一齊爬城而上。那城上的眾小王爺正睡呢，吃這一攪，自然是醒了。便有膽壯的起來抗拒，那些膿包貨卻是溜之乎也。小玉不避矢石，奮力向前，兵丁也人人捨命。頃刻之間，奪了馬道。恰好李按察大兵已到，小玉等趕下城來，從城內斬關落鎖，把李兵全數放入，堅城立拔。那些大小王爺，走得慢的，都封了一字平肩王；也有些不顧天父天兄的道理，跪在地上，情願變妖的。堪歎陳玉成數載經營，一朝作廢。這城池從今不屬他管了。

李按察安民已畢，犒賞兵卒，眾心大悅。只可惜王小玉雖然立此奇功，怎奈難逃大限。爬城之時，已傷心力，殺賊之際，又中刀槍，等到大兵入城，他已是昏迷不醒。兵丁們把他抬了進來，孫大個跟在後面啼哭。侯道台也跟了來看。大家亂了一回，小玉猛然醒轉，叫兵丁攙扶著，要望闕謝恩。眾人都說可以不必，小玉道：「這是君臣大禮，豈可一旦拋卻，你們不曾見那盤腸大戰的越國公嗎？」眾人無奈何，把他扶著跪下。只見他恭恭敬敬叩過頭，高聲叫道：「臣王某雖然官卑職小，曾受爵祿之恩，今日氣力已盡，不能再與皇家立功報效了！」說畢把頭一仰，倒將下去，已是死了。眾兵丁一齊痛哭；侯道台也哭個不休；孫大個跌倒在地，碰頭打滾，兩眼流淚，只叫「兄弟坑殺人了」，那門窗被他震得發響。侯道台忍淚把他勸住，買棺盛殮了小玉，停放起來。李按察又親來祭奠。

過了首七，侯道台問孫大個道：「你看這靈柩，還是送往北京還是就埋在安慶呢？」孫大個道：「他北京並無親人，不如就在埋此地吧！我同他結義一場，這擇地的責任，只好我一人承當了。」侯道台道：「我同小玉交好最久，他的後事，我也是義不容辭的。」二人正在商議，忽然當差來報，說鳳陽觀音廟的和尚有事求見。侯道台道：「他出家人來做甚？且請進來。」那和尚見了孫大個，十分熟識，問其來意，他道：「侯居士不知，難道孫居士也忘了？你們營中守備王老爺，是我本廟候補護法關帝。如今已經歸位了，我是特來迎他的遺骸，以壯山門。」孫大個聽說，便把投軍時在廟中的話，對道台說了。侯道台道：「正直之人死為神明，千古有之。王守備這結局，總算極好的了。我將來只怕還未必及得他。」和尚道：「那倒不然。他這神道是涉於鬼趣的，無甚福享；就是真正關帝老爺，是個天人，也還未證極果。居士還是持名念佛，求生淨土為上，何必羨慕這個。」當下侯、孫二人允了和尚之請，擇個吉日，把小玉的靈柩運往鳳陽，孫大個告假同行。

一路上，和尚十分照應。到得地頭，就在觀音廟中安葬。和尚日日總說看見新伽藍顯聖，廟中香火，登時盛了幾倍。便有那善男信女，捐出重資，在廟中另修一座關聖帝君的殿，把神的法身改塑了冕袞的坐像，並添了關平、周倉、王甫、趙累、廖化、陳到，並那些明朝追封的關帝左相陸秀夫、右相張世杰，八員侍從。正殿的站像改了托塔李天王。有些不信的說道：「這關老爺既說不是真神，如何這樣的靈聖？」和尚道：「莫說這樣的話！當年北京城裡，有一個女鬼，把墳變作房子，找了一班戲子前去演戲。演了半夜，只唱生旦的文戲。有個姓顧的花臉急了，勾上紅臉，穿上綠袍，扮了關公走出去，即時把鬼嚇的沒影沒形。又有一家，正唱關爺的戲，忽然從天上落下一個人來。大家究問，才知是揚州一個秀才，被大仙爺帶來看戲，不想伏魔大帝登場，大仙爺害怕跑了，把他從空中撇下，可見關爺英靈赫奕，就是戲子扮的，還有這樣威風，何況我廟中這位神道是個忠義之魂呢！」眾人聽他說得熱鬧，便都相信了。

閒話不提，且說孫大個圓過墳，痛哭了幾場，仍回安慶。李按察把孫、吳、鮑、王四將的死事情形，並生平事跡，具疏出奏。不一日，諭旨下來，都照本官陣亡例，從優議恤。部臣詳查檔冊，方知那鮑宗弼曾揭過知府，因不願作文官，才投入軍營，只他卻向來不肯說出。部文行到安慶，李營中人知道了鮑爺這節事，人人歎異。李按察道：「從前的劉清以文改武，竟成大將。鮑守備功名雖不甚盛，人材也就不亞於劉清了。」孫大個聽得孫甲有了恤典，來見李按察道：「孫都司是宣城人，他的靈柩還未回去，現在本境停放，並且沒人給他家中送信。他有一個兄弟，叫作孫乙，現住故鄉，標下要求大帥賞幾天假，去到宣城報一回喪。」李按察道：「孫都司的恤典文書，我正要派人送去。如今就著你走這一趟，算是公差，你不必告假了。」孫大個謝了，接了文書，竟奔宣城。

到了宣城，訪至孫家，走入大門，只見屋子裡許多人在那裡吃飯，一個個都生得精精壯壯。孫大個問道：「哪一位是孫乙先生？」內中一人挺身而起道：「只我便是。」孫大個問道：「你令兄孫甲在安慶陣亡，你可曾知得嗎？」孫乙不聽便罷，聽了此言，霎時間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喝一聲「打」，眾人一齊動手，把孫大個按翻，拳如雨下。孫大個嚷道：「你們為什麼打我？」那孫乙不慌不忙就說出原故。